

表达的意义与意义的表达^{*}

——雅柯布森的语符功能观

李静 王永祥

摘要 语言符号的主要作用在于表达和传递意义,从而最终实现交际。著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罗曼·雅柯布森在“扬弃”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基础上提出了“表达”与“意义”的独到见解。不同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意义领悟,语言的意义也因表达的方式与环境的不同而不同。本文基于雅柯布森的符号功能观,分别从语言符号的指称和功能来探究何为“意义”,从方式和环境角度来分析传意之“表达”。雅柯布森对语言符号学多方面的贡献与创见,足堪我们的楷模。在继承传扬雅柯布森的教义精髓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语言符号的“意义”,欣赏其“表达”之美。

关键词 雅柯布森 语言符号学 表达的意义 意义的表达

DOI:10.16238/j.cnki.rla.2015.03.019

Expression and Sense

— Linguistic Semiotics of Jakobson

Li Jing Wang Yongxiang

Abstract The main function of language is expressing and conveying meaning, and thereby achieving communication. Roman Jakobson, famous linguist and semiotician, systematically and creatively advances the theory of “expression” and “sense” by developing and discarding Saussure’s concept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Different expressions may produce different meanings which may vary from environment to environment and from mode to mode of expression. Based on Jakobson’s semiotic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and “sense”. We can gain insight into “sense” based on its reference and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xpression” through studying its ways and context. Jakobson’s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is well appreciated and has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By inheriting and spreading Jakobson’s theory, we can surely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language.

Keywords Jakobson; linguistic semiotics; expression; sense

一、引言

雅柯布森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大家之一。他是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和布拉格学派的奠基人,是欧洲和美国语言学之间的重要桥梁。雅柯布森是一位斯拉夫学者,但他首先是一位普通语言学学者。其主要

精力花在提出和推进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的概念上,这个概念不仅表现在语言的共时方面,还表现在语言的历时方面。根据这个概念,语言是符号的复杂系统,注定要实施一系列认知

①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的研究成果(优势学科代码:20140901)。

和社会化的功能。符号本身又构成了多重层内和层际关系的网络,所有这些关系都用来传输意义。语言学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发现使语言成为连贯、经济、动态的系统的那些关系。雅柯布森认为,这些关系受到一般的寓意法则的制约。他一生都在努力证实这些法则的普遍或者近乎普遍的效力。^{[1] (7)}

1957年雅柯布森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撰写了学术论文《转换形式、动词范畴和俄语动词》^{[2] (386-392)}这篇论文,提出了言语行为和语言使用当中说话者的问题,转换形式不仅涉及在述谓表达方式当中必须出现的动词形式(比如人称、时态、语气、证据等范畴),而且把人和他在言语行为当中的地位置于语言的中心。雅柯布森对这些功能以及转换形式的作用的分析,标志着决定性的进展,超越了索绪尔的教义。此外,雅柯布森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六功能图,为布拉格语言学派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布拉格语言学派实践了一种独特的研究风格,即共时语言学研究,它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观点,这对理解同作为一个流派的雅柯布森的理论有一些帮助:第一,将共时语言研究推至首要地位;第二,强调语言的系统性这一本质属性,反对孤立研究语言;第三,在语言研究中,应从语言功能入手,其次是语言形式,这是雅柯布森最为强调的一点。^{[3] (4)}

人的言语交际包含表达和意义两部分内容。在言语交际中,发话人需要选择恰当的方式传达其意义,听话人需要通过对符号解码以获取信息。方法的适度决定发话者信息的传达效率,已有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结构决定听话人能获取什么信息和获取多少信息。意义表达、传递的过程也会或多或少地受交际环境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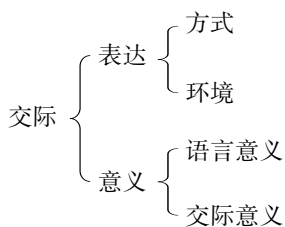


图 1:言语交际剖面图

本文拟围绕表达的意义和意义的表达两方面,结合雅柯布森的语言符号功能观与实例,探析语言意义之“美”,赏析语言表达之“妙”。

二、表达的意义

(一)意义的指称

语言的意义就是语言的语音形式或文字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意义不是客观物质事物,也不是单纯的符号形式。语言意义的本质是思维,是观念,是反映,是通过语言符号所传达的信息。人们正是通过语义来认识世界的。语言不仅反映我们对客观对象的经验,而且直接反映和表达我们的思维,感觉经验只有通过思维的中介才能成为语言的意义。当然,我们的思维也能够创造出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直接经验到的东西,这是思维创造性的表现。意义与指称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不仅涉及意义与指称本身的关系,而且还涉及意义与实在、指称与实在的关系问题。

从语言发展史来看,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必然先有普遍的形式规则(单一能指)后有丰富的形式规则变异(多元能指),语义也必先有单一的原始含义(单一所指)后有丰富的多元含义(多元所指)。^{[4] (110)}雅柯布森继承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思想,“能指”作为语言符号的一个方面,通常指语言的语音形式。^[5]在雅柯布森看来,对符号系统的研究,来自一个低级的非常原始的感觉:即符号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可以直接感觉到的指符(SIGNANS),另一个是可以推知和理解的被指(SIGNATUM)”;它们都作为符号的“不可分解的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发生作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成了符号学结构的基础。^{[6] (272-279)}由此,雅柯布森提出了一种能够覆盖各种各样的(如文化形式和社会行为)符号系统的一般原则和方法:每一个信息都是由符号构成的。因此,称之为符号学的符号科学,研究作为一切符号结构的基础的一般原则也研究不同符号系统的特殊性,研究它们在信息中的应用,以及使用那些不同种类符

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

受皮尔斯的影响,雅柯布森重新讨论了符号的自然性和任意性的古老问题。象似性不是指符号与所指之间的类似(在象声词和伪象声词之间可以找到这种类似),而是指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反映其内容的程度。^[5]在人类的语言交际过程中,语言交际者所能掌握的全部信息并非都包含在语言形式当中,还需要一定的语境铺垫。皮尔斯认为,意义就是一个符号所具有的转变为其他符号的可翻译性(translatability),雅柯布森在赞同他的意见的基础上强调,任何“真正的符号”都有一个“一般意义”。一个符号“不能表示任何具体的事物,它表示一类的事物。不仅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类。”^{[7] (248-253)} 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s)把这种一般意义具体化,甚至加以修饰。在此,我们举一个关于澳大利亚袋鼠的故事:

据传说,“Kangaroo”是袋鼠的英文名,源自于澳洲原住民 Guugu Yimidhirr:“gangurru”,意思是指“不知道”。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场误会,约瑟夫·班克斯的第一次航海旅行时,他抵达努力河(即现时库克镇港口)岸边。在靠岸修理船舰的七个礼拜期间,他意外地发现到一种古灵精怪的动物,便去询问当地澳洲土著,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将“不知道”当做“袋鼠”的英文名称,就一直使用到现在。但事实上,经语言学家 John B. Haviland 研究,当地称呼袋鼠即为“ganguro”,其意义并非“不知道”。^①

雅柯布森认为,我们可以有各种象征的图像,图像的象征等,而在符号中占支配地位的方式的本质最终取决于它的语境。由于信息都必须涉及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能理解的语境,因而语境使信息“具有意义”。^{[5] (272-279)}

意义与指称的关系问题类似于语言哲学领域研究中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指称(存在)到意义(思维)的信息流程表现为一个由外到内再由内到外的完整过程。语言符号的任意

性使我们每个人都面对大量的空间和时间领域,语言的发生就是把时空领域当中合适的实体加以选择并且组织起来,由外到内生成“意义”;传统的指称又汇入人类的思维精华,由内到外成为一种符号象征。语言的指称既用不同的语义单位划分了人类世界的各个区域,同时,也负载着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世界这个部分的价值概念。正如“龙”之于汉民族等于“鹰”之于斯拉夫民族,犹如“牛”之于印度民族。

(二) 意义的功能

皮尔斯把意义定义为“一个符号转入另一个符号网络的可译性”,把“解释成分”定义为“符号脱离语境和话语情景而自身明了的东西。”^{[8] (1030)} 这些定义为语义学指出了一条道路,这种语义学是语言代码的组成部分,摆脱了主观性的或者语言之外的标准。雅柯布森认为,把一个语言符号翻译成另一个语言符号,或者把语言符号转化成非语言符号(听觉或视觉符号),这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而且是任何人际交流的基础。人类思维无非是以某种符号为媒介的意识活动。

雅柯布森强调作为代码的意义与作为在语篇中实现了的意义这两者的区别。对后者的解释还要根据具体的语用环境来确定。他同时指出,指称并不是语言唯一的功能,甚至不是主要的功能。除了对周围的世界作出陈述,说话者还彼此问候、发出命令、传递情感、使用双关语、唱歌。20世纪20年代,感情功能和美学功能引起了语言学者的关注。有些法国语言学者把感情功能视作言语问题,而有些学者则把美学功能视为语言的功能。雅柯布森和布拉格小组的成员认为这两种功能都是语言内在的功能。在其著名的论文《语言学 and 诗学》中,雅柯布森研究了语言的功能问题。

雅柯布森对语言的所有功能进行了研究和分类,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交际六功能图,为布拉格语言学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见维基百科“袋鼠”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袋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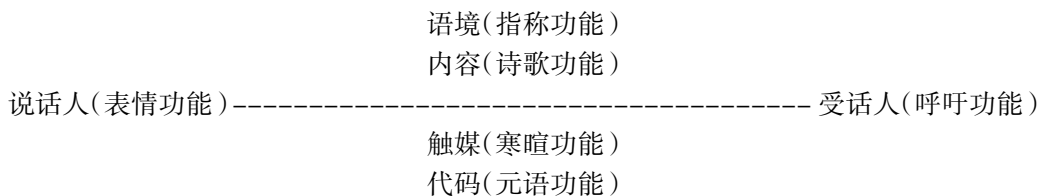


图 2: 雅柯布森言语交际六功能^①

雅柯布森语言交际理论与皮尔斯动态意义说非常相似,认为意义不是一个从发送者传递到接受者的稳定不变的实体,意义存在于全部交际行为中,受六种因素制约,是动态的意义获得过程。说话者(ADDRESSER)把一段话(MESSAGE)传送给听话者(ADDRESSEE)。要想使交际运行起来,这段话还需要有一个所指的语境(CONTEXT),该语境可以为听话者所把握,它或者是语言或者语言化的;需要有一套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完全或者至少是部分共有的代码(CODE);最后,还需要有接触(CONTACT),接触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一条物理通道和心理联系,它使双方能够进入并且保持交际状态。

雅柯布森认为,意义传递过程中的六种因素(说话者、听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永远不会处于绝对平衡的状态。它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总是在诸因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这样,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在其他情境中还会倾向于接触,如此等等。他认为,交流过程中六个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独特的功能作用。所谓表情(EMOTIVE)功能,旨在直接表达说话人对他所谈对象的态度。表情功能常常会产生一种感情,比如我们日常交际中所用的感叹词,不仅可以完全地表达我们的感情,同时也给语言增添风味。同时,倾向于听话者一方的呼吁功能,即我们常见的呼格(vocative)和祈使句(imperative)。表情功能、呼吁功能和指称功能是我们常见的三种主要功能,在某些语篇中,为了建立、延长或终止交流,就出现了寒暄功能(PHATIC),如教师课堂用语中“Can you hear me”、“Are you listening”等。雅柯布森在其语言交际

六功能中尤其强调,这里所提及的诗歌功能(POETIC)并非局限于诗歌研究范围,诗歌功能不是语言艺术的唯一功能,而只是语言艺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功能,在语言活动中,诗歌功能虽然只处于次要的地位,但其发挥的作用却无法替代,当它占主导地位时,信息的焦点就集中到语言符号自身,日常语言就变成了诗歌语言。“诗性功能”即为“指向信息本身的倾向,为其自身而聚焦于信息”。^{[9] (122)}雅柯布森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从前有个姑娘常谈论“可怕的哈里”(horrible Harry)。“为什么用horrible(可怕的)这个词?”“因为我恨他。”“那为什么不说dreadful, terrible, frightful, disgusting?”“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horrible更适合他。这位姑娘不知道她运用的是文字游戏(paronomasia)的诗歌手段。^{[10] (18-51)}

雅柯布森认为,用同一语言当中在某一方面相似的其他符号来解释另一个语言符号,这就是一种元语言的运作。^[11]语言通讯论主要关注的是符号运用于传递的功能和方式。雅柯布森对语言符号通讯(或交流)功能所作的阐述,表明了他是这一发展方向上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核心观点是,“信息”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语境、代码和接触手段。简言之,“意义”存在于全部交流行为之中。

三、意义的表达

(一)表达的方式

在写作中,表达方式有记叙、描写、议论、说明、抒情五种,不同的文体侧重运用不同的

^① 雅柯布森 1956 年 12 月 27 日在美国语言学会年会上所做的主席演讲文。^[1]

表达方式。同样在言语交际中,表达方式也不是单一的。人类的言语表达基本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于“说明”,一种倾向于“省悟”。前者是将自己要表达的交际意义用语言明白地传达给他人,较少倚重于其他辅助手段,而后者则通常需要借各种思想、经历、体验、环境、对象以及许多语言以外的条件进行交际。因此,同样的意思,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传达出来。因而,我们常常在言语交际中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两位语言学家在交换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时,一个意见可以用一句话,甚至一个词来表示,非常简单。但要向一位中学生解释同样的意思,可能要写一本书。因为想要获取交际的成功,就得把在语言学家之间可以通过语境意会的东西在必要的限度内为学生用语言形式较为复杂地叙述出来。采用何种表达方式不单由一种因素决定的,而是受表达目的、环境、身份等因素综合影响。因而,在表达同一信息时,语言形式是一个变量。正如新陈代谢的虫子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被叫做“毛毛虫—蛹—蝴蝶”,弗雷格讨论过的晨星和晚星都是对金星(Venus)的表达一样。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意义在它背后都有一些可供选择的词语,这是选择的层面,然后要把这些选择出来的词语用一个语链进行组合。在言语活动中,个别符号(语言成分)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部分是由于它们同语言中其它符号的互相对立——选择,部分是由于它们与同一语段中其它符号的相互联系——组合。一个瓶子,可以说它 half empty (空了一半)或 half full (满了一半)。Half empty 和 half full 这两个表达方式不一样,不是同义词,因为它们的参照框架不同,出发点不同。把空瓶子作为无标记不同于把满瓶子作为无标记。再如,在时间表达上,我们可以说 a quarter to six (六点差一刻),也可以说 fifteen minutes to six (6点差15分)、five and three quarters (5点3刻)、three quarters past five (5点过3刻)、five forty-five (5点45分)。这些表达方式都不相同。区别之一在于,当选择其中一些表达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往回看,以5点钟为参照点;而在选择另外一些表达方式的时候,

我们是往前看,以6点钟为参照点。在言语交际中,人们还常会根据交际双方所共知的前提或背景情况而省略一些成分,以达到简明、经济的目的。所以,在交际语言中,有些句子往往是残缺的、省略的形式,但是说写者可以用它圆满地表达思想,听读者也靠它毫无困难地获得信息,其原因就是语境提供了潜在信息。例如,在南京的地铁售票窗口,乘客买车票时常说“两个新街口”,很显然这“两个新街口”是一种残缺的省略的语言形式,但任何售票员都能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意思:“我要买两张到新街口的地铁票。”要增强言语交际的效果,发话人必须充分利用受话人的有关知识和能力,让未话语化的信息能被受话人自己填补完整。

“选择是在对等的基础上、在相似与相异、同义与反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在组合过程中,语序的建立是以相邻为基础的。”^{[12] (554-576)} 雅柯布森试图在更大的背景里,探索性地提出了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学概念:极性和等值(polarities and equivalence)。^①雅柯布森的“极性”概念来自索绪尔关于语言活动的“句段的”和“联想的”两个层次观点。1956年,当雅柯布森观察了“失语症”这种语言错乱现象时,他记下了两种主要(并且对立)的组合错乱:“相似性错乱”和“邻近性错乱”;他认为它们和基本修辞即隐喻和转喻紧密相关。这两种修辞都独特地提出一个与己不同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同形成修辞格主体的实体相比具有“同等的”地位。例如,“他背着沉重的包袱一样挪动着”是个隐喻,它是以主体(他的运动)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词(蜗牛的运动)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为基础的。而转喻则以人们在主体之间进行的接近的(或“相继的”)联想为基础。例

^①雅柯布森认为,语言结构的基础是相似(similarity)和邻近(contiguity)这两种关系。在一个选择集合中的成分通过相似性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组合当中的成分通过邻近性联系在一起。雅柯布森把这一二分法运用到失语症的研究上,把所有的失语症类型分为相似关系紊乱和邻近关系紊乱两大类。参见雅柯布森《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个类型》(1956)、《失语症的语言学分类》(1964)、《失语症的语言学类型》(1966)、《雅柯布森论语言》(1990)。

如：“The kettle is boiling”（壶开了），用kettle表示水，就是转喻。雅柯布森认为，抒情诗一般富于隐喻性，史诗富于换喻性；浪漫主义侧重于隐喻，现实主义侧重于转喻。

一篇优秀的文章中通常各种表达方式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记叙、议论、说明相互支撑，描写是记叙的延伸，而抒情往往与其它表达方式融为一体。一段成功的言语交际也可以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达到预期甚至超过预期的效果。

（二）表达的环境

语言的表达环境可以分为两方面：现实存在的物质世界所组成的客观环境与由人类全部经验认识观念所构成的主观环境。一切语言的应用和言语的交际总是限定在一定的语境范围之内，因此，语境对语言的语义、词语、结构形式以及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在人类交际过程中，语言的客观环境与主观环境虽然是明显的事实，但对于言语手段来说，它们是以隐性的状态出现的。因为这两种环境不是言语交际者一下子全部能意识到的。而意识到的内容不一定符合特定的交际内容。要正确理解一个句子的全部意义，单单了解句子内部各词的组合意义是不够的。因为对句子结构本身的理解只是表层意义，是第一步；要理解句子的全部意义还须进一步理解句子本身之外的潜在语义，亦即深层意义。

在雅柯布森的语言交际六功能（要素）图示中，说话者（ADDRESSER）把一段话（MESSAGE）传送给受话者（ADDRESSEE），还需要语境（CONTEXT）的运作。该语境可以为受话者所把握，可以是语言或者语言化的。语境不光对于语义有某种限定作用，甚至对于语义的形成，乃至整个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种推动力，同一个语言形式和话语形式，由于语义环境的不同，则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教师对一个学生说“你真聪明”，如果此时学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或学习状态良好，那这句话传达的意思显然是称赞。但如果正逢考试失利或状态不佳，可能它所包含的意思会被误解为讥讽。同一句话，对于发话人

说可以用来传达截然不同的意思；对于听话人来说，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听话人来说，他所领受的，可以是发话人的意图，也可以不是发话人的意图，甚至可能背离其发话意图而领受其意义。

俗语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如果在言语层次上这样估量每个语义单位的信息量，并不显得过分。实际上，在任何共时环境中，任何一个语义单位都给人们提供了多种认识的可能。然而在现实的交际中，言语意义不可尽数，但交际意义却是确定无疑的。

在此，引一首诗为例：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小令，是一首著名的散曲作品。此曲以多种景物并置，让天涯游子骑一匹瘦马出现在一派凄凉的背景上，组合成一幅秋郊夕照图，从中透出令人哀愁的情调，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这支小令句法别致，前三句全由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共列出九种景物，言简而意丰。全曲仅五句二十八字，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在此，作者（言语发出者）把引起自己思想波澜的景物再现出来以引起他人大致相同的感受为目的，调动语言手段通过再现主客观环境而达到交际目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利用语言手段而直接调动语言交际中那些可变环境而达到自己的交际目的的。如表示自己想离开时频繁看表，不便直抒怒言而指桑骂槐等。有所不同的是，文学作品调用了语言手段，生活中我们直接利用了客观语义环境。

语义环境在言语交际意义表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言语交际意义表达的重要手段，深入研究语义环境中人类认知与意义表达

的作用,不仅对于人们共时条件下进行有效的言语交际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正确认识语言的作用并界定其作用,而且范围也具有非常重要有效的作用。

四、结语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际关系时,它是表达相互反映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时,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世间万物都是巨大的信息库,我们通过交际交换信息,交流思想,通过语言表达语义。雅柯布森穷尽一生都是要表明,语言是一个交际的、人际的系统,具有多种功能、多种关系和多种符号,它们都或多或少具有可以预测的规则。语言的结构功能观成为20世纪语言学占主导地位的范式。^[13]雅柯布森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多方面探索语言符号的功能,探索语言关系的连贯性和简单性,我们可以从其语符功能观中汲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思想养分来引导我们对语言功能和表达的探究。

参考文献

[1] [美] 雅柯布森:雅柯布森文集[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Jakobson, R. Shifters, Verbal Categories and the Russian Verb [A]. In Waugh, L. & Monville-Burston, M. (eds.), *On Language* [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 钱军:布拉格学派近况与现状[J],国外语言学,

1996年第4期。

[4] 王永祥、潘新宁:语言符号学:从索绪尔到巴赫金[J],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3期。

[5]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0。

[6] Jakobson, R. Sign and System of Language: A Reassessment of Saussure's doctrine [A]. In K. Pomorska & S. Rudy (ed.), *Selected Writings II: Word and language* [C]. Hague: Mouton, 1971.

[7] Peirce, Charles Sander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Peirce* (Selec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ustus Buchler)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55.

[8] Jakobson, R. A Few Remarks on Peirce, Pathfinder i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J]. *Modern Language Notes* 92 (5).

[9] Deledalle, G. Semeiotic and Linguistics: Peirce and Jakobson [A]. In T. L. Short (ed.), *Charles S. Peirce's Philosophy of Signs Essays in Comparative Semiotics*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田星:罗曼·雅各布森诗性功能理论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7。

[11]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A]. *Style in language* [C],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60.

[12] Jakobson, R. Results of a Joint Conference of Anthologists and Linguists [A]. In S. Rudy (ed.), *Selected Writings II*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71.

[13] [比利时] 布鲁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